

断情逐妖记

牵机 著



劫运卷

科幻世界杂志社重磅连载

风歌 楚惜刀 燕垒生
秋风清 树下野狐 阿越
倾情力推



一个拥有神奇法术的少年天师
一个出身诡秘的半妖孩子
一个难以想象的离奇故事
一段不容于世的爱情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倩女妖记

牵机著 壹 劫运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断情逐妖记. 1 / 牵机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9.4

ISBN 978-7-5382-8236-8

I. 断… II. 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5004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开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: 280 千字 印张: 17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悦 王 俊	责任校对: 刘 璞
特约策划: 张进步	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杨雅茹
特约编辑: 程园园	特约印制: 徐冬梅
装帧设计: 棱角工作室	

ISBN 978-7-5382-8236-8
定价: 24.80 元

断情逐妖记

导读

■ 横刀

初识牵机,是在有“山水甲天下”之称的名城桂林。顶着一头及腰长发的 MM,在青石板的小道上款款而行,一刹那间,仿佛真有那么一点遭遇古典美女的感觉。在此之前,牵机的文章如《凌波曲》、《衔环》、《风雨攸除》等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些动人的故事,无一例外的,均取材于脍炙人口的古典传说,在优雅而悲情的古典美女的笔下,重新演绎,焕然一新,同时也散发出浓浓的悲剧气息。传说中明明是美满恩爱的一对,却偏偏被牵机拆散,并且在其美满姻缘的后面,加上一个大阴谋……所以我常对牵机说:你跟浪漫有仇!

毫无例外,“与浪漫有仇”这一特征,在牵机的这部长篇大作《断情逐妖记》中,也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
小说的开篇,讲叙的是天师张子祀的爱情悲剧。张子祀深爱着猫妖郦邈,但不得不与自己并不爱的陆灵心结为夫妇。天师与妖精,这两个对立的身份,是这一场悲剧爱情的根源,也是构成整部小说的中心冲突点。其实,这样类似的立场设置是武俠、奇幻等通俗文学作品中,一种通用的既定模式。但是,作为一个成熟的奇幻作家,牵机在这种既定模式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“牵机式悲剧”的特征来。张子祀与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没有结束,在牵机的笔下,更更深层次挖掘着令人扼腕的那一面。所以,上一代剪不清、理还乱的情感,被延续到下一代的身上来。

于是,我们的两个主人公登上台前。因为上一代纠结不清的情感,使两个少年从幼年起,便背负了比寻常孩童更多的东西,也因此凸现出两个丰富多彩的主人公来。

牵机延续着他“与浪漫抗争到底”的宗旨,将两个少年置身于一场由上辈织下的、无法逃离的情感网络中,构成他们各自复杂难明的身世,越发体现出牵机塑造人

物的高深功力来。

在这样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悬念。悬念，是检验通俗小说是否“好看”的最重要法宝。《断情逐妖记》的悬念，无疑是造得非常成功的。两个婴儿从出自的那一刻起，便被父亲授意“调包”，而却因为执行人的原因并未调包。然而作为孩子命运的掌握人——天师张子祀却从此跌进了自己一手织出的谜团之中。时间越久，谜团便越大，千头万绪，叫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找不到出路。这种种谜团，自然而然地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，关注起两个孩子的命运来。

兄弟题材的名作，通俗文学界有很多经典的范例。金庸的《侠客行》、古龙的《绝代双骄》是脍炙人口的名作。两位大师均以两兄弟分别的命运作为小说的主线，交代出兄弟之间的离合，以及牵扯出上一代的恩怨往事来。牵机作为通俗文学的后辈成名作家，在用自己的作品向两位大师致敬。

任何人都不能否认，我们这一代的写手，皆是受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师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。虽然奇幻小说是个舶来品，但从在中国生根开花以来，深谙通俗文学之道的读者们都可以看出，其实我们中国新兴的奇幻小说，骨子里还是金庸、还是古龙，还是在延续着我们的中华武侠文学的套路和审美情趣。张晦与张璞两兄弟的成长经历，依旧在延续着武侠小说中兄弟题材的模式。将两兄弟置于对立的两种立场，然而因为少年的躁动，命运的离合，两个天生的敌人走到了一起来。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在此之后因为主导两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。不过，当加入了种种奇幻的元素，经作者的想象力揉合，便成为了一道陈中见新的佳肴。

故事从头到尾，都打上了鲜明的牵机烙印。牵机自始至终，不遗余力地将本应美满的东西打碎。张晦与虞兰成，这一对幼年青梅竹马的玩伴，在踏上纷乱的人间之后，两人的感情便开始遭受各方面的冲击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兄弟张璞也正遭遇着同样的情感难题。因为张璞身份的特殊，注定了要像他悲剧命运的父亲一般，娶自己并不了解的云霓裳为妻。于是，张璞在反抗，云霓裳也逃婚了。悲剧，从这一刻开始酝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张晦遭遇了云霓裳，而张璞也走进了虞兰成的世界。两兄弟的人生，发生交集。情感的纠葛从此便变得复杂起来。

这其实是牵机的拿手好戏，每个人的命运，皆在她的掌握之中。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是——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。这是悲剧故事的铁律！

所以说，《断情逐妖记》是一部很动情的小说。当然，也煽情，更伤情。

新情逐妖记

壹
劫运卷

目录

序 章	1/	渊 源
第一章	5/	缘 起
第二章	13/	风雨如晦
第三章	47/	石扉洞天
第四章	63/	初出涉世
第五章	101/	雏凤初鸣
第六章	121/	密窟寒潭
第七章	141/	破地召雷
第八章	161/	不死金丹
第九章	181/	请君入瓮
第十章	205/	潜龙升渊
第十一章	225/	天雷灭顶
第十二章	245/	赠药之德



新情逐妖记

壹

劫运歌



序
章
渊
源

道者，涵乾括坤，其本无名。

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

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

道者，涵乾括坤，其本无名。

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

这便是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》中的总摄全篇的话，据说是道教祖师老子亲口所传——无形无情无名的东西，却生育天地众生，运行日月，长养万物，这其中涵括的乾坤阴阳之理，为天地存在的根本，重要性无法名之，只能暂曰“道”。

位于大江之东的云锦山，又被称为龙虎山。

天师教兴起于汉末，统御道门，成为天下正道之首，至今已垂千年之久。因此龙虎山作为天师教传道所在的根本之地，在历经了魏、晋、唐、宋千年的风霜岁月后，无论是山川之胜、宫宇之丽、人物之繁、仙迹之异、道行之奇、爵望之显都可说是天下名山之翘楚，如同天师教在道教的至尊地位一样，巍然竦峙，不可替代。

龙虎山上遍布堂皇的宫室，其中一所最为巍峨的府宅坐北朝南，高大宽阔，面河而立，气势雄伟，红墙深院，彤壁朱扉，延绵无际，门前庭院正中镶嵌着八卦太极图，上镌“天地水火风雷山泽”八字，正是天师教天师的府宅。

千年来朝代的兴衰，尘世的风云变幻，无论至尊如帝王或微贱如凡人，其实都不能主宰操纵自己的命运，在尘世变幻中宛如激流中的不系之舟，唯有将希望寄予神灵，或者是与神灵同样的存在，冀望着能得到那些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力量的眷顾与庇佑。

大多数古老的传说都会在时光长河中渐失光华，唯有真实的存在方能成为世

人心中最为合理与权威的信念。所以，历代一直以担当天下人的福祸为己任、守护世人的天师教天师，自然成为人心的归依，成为福祸的寄托与冀望，成为凡人心中的神祇。



新情逐妖记

壹 劫运卷



第一章 缘起

痛苦是如此的漫长与持久，但奇妙的是，这样的痛楚中，她的心却是温暖而光明的，因为对于生的希望总会压过了对于死亡痛苦的恐惧。

这是五月，初夏的一个傍晚，正值风狂雨骤，夹裹着闷雷击向天地间万物。

人间的神仙府宅中的密室里，虽然隔绝了外界的风雨，却有着与暴风雨中同样的压抑与阴沉。

昏惨的烛光下，一个青年道士正跪在一个姿容艳丽的中年女子足下，他身着道装，却以玉冠束发，气度不凡。虽然此刻他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凄惶哀苦的神情，但他的眼中，却依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坚毅。倒是那个女子面色惨白，满眼泪光，口口声声说道：“子祀，你起来说话，子祀……”

那男子跪地不起，垂首恳求道：“求玉娘成全！”他的声音轻轻颤抖，似乎包含无限的隐痛。

“不……”那女子掩面，声音里有着比他更深的恳求之意，“子祀，不能……”

这个青年男子，正是天师教的第四十二任天师张子祀，而这女子，便是他的姑母绛玉。

“玉娘！”青年男子抬起头，大声呼唤。他的声音震得离他不远处的红烛摇摇欲灭。烛泪如血。

绛玉终于流下泪来，看着他凄然道：“子祀，你……你好糊涂，你已是天师教第四十二代天师，本……本该以降妖除魔、卫道济人为己任，却与那狸猫妖女成就苟且之事，你，你对得起你父母，对得起天地良心吗？你心中，无愧于这千千万万信赖你仰仗你供奉你的众生吗？如今……”

张子祀本来一直垂着头，但听了这句话，却不等她说话，便霍然抬首抗声道：“鄙人不是妖女，她是我这一生中最最喜欢的女子，玉娘，其实我们都错了……”

“最喜欢？我们都错了？”绛玉惨然道，“子祀，你已有家室，此刻正是你妻子待产之时，你说出这话，还有没有一点心肝？这桩姻缘又是道祖的金瓶卜定的，灵心是南天师的爱女，貌美且慧，你倒说说，她有哪儿配不上你？她嫁进咱们天师府后，哪一点不称你意了？你为何却偏要恋着那妖女，还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？”

张子祀愤然道：“什么金瓶姻缘？就凭那样摇出的一支竹签，便是道祖之意？我，我只恨我，为何要生在这样的世家？为何竟承继了这天师之位？玉娘，什么斩妖除魔、卫道济人，都是谎言，我如今已经全然不放在心上，我宁肯只同邴邴笑傲山林，什么人间尊荣，我都不留恋，玉娘，我不怕明白地告诉你，我不惧从此会堕入妖道，不入轮回，只要能同她在一起……”说至最后一句，他的声音渐轻，铁青僵硬的脸上，露出一丝温柔之意。

绛玉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厉声道：“这……这真是胡说，你明明已娶了灵心……难道要弃她不顾么？你纵然不顾恤她，那天师教呢？天下千千万万的世人苍生都仰仗着你——子祀，你别无兄弟，你……你父亲又走得太早，其中的厉害，你不知道吗？天师教千年的基业，多少先辈的鲜血方铸成的荣誉，你忍心终于你手？”

绛玉的声音微微一顿，渐转柔和，“还有，你能忘了历任天师守护的使命？那井底的万妖之王，还有……先祖们费了多大的心力方将它囚住不教其为恶，若你离去，天师之血后继无人，妖王脱困，天师剑无人能御，那不是要陷苍生于万劫不复？”

张子祀的唇边，有着微微的冷笑，他抬头，双目射出决绝的光芒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要我留下，倒也不难，但我所求之事，却务求得您成全。玉娘……子祀母亲走得早，从来都当你如娘亲一般敬重，所以才敢对你说出这番言语，求你成全，我是张家的后嗣，不愿有负张家，必会为张家留下血脉方会离开，但这样一来，却对不起我最心爱的女子，但我不能再对不住她不惜千年修行甘冒天雷之谴为我生下的孩儿，你若要我留下，我就要这个孩子承继天师之职，只有他，才配享有这千万苍生的祭祀尊崇，我只要这个孩子！”

“荒谬！”绛玉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，生气地叫道：“他是妖所生，一个半人半妖的孩子如何能够享受万世苍生的祭崇？”

“可是我是人，他身上也会流着我的血，这也是道统最纯的天师之血！”

“那么灵心所生的孩子呢？那不是你的亲生孩子吗？你便舍得？”

听出姑母声音中的绝望，张子祀的手颤抖起来，但还是硬起心肠，说道：“邴邴心

肠柔善，不会待他不好的。如果……如果我注定只能选择一个孩子……”他不由地哽住了声音。

仿佛预感到了某种悲剧的命运，一直摇摇欲灭的烛光在这一刻戛然熄灭，烛泪汨汨，似乎也在代而垂泪。

风雨之夜。

山洞之中一片黑暗，只有偶尔划过的闪电才会撕破无尽的黑暗，映出山洞中那个已经声嘶力竭、面色惨白的少妇，她此刻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娇艳，无助地躺在冰冷的石洞中翻滚、哀鸣……

纵有千年的修行，还是抵受不住这生产之时的痛楚。

痛苦是如此的漫长与持久，但奇妙的是，这样的痛楚中，她的心却是温暖而光明的，因为对于生的希望总会压过了对于死亡的恐惧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山洞中终于响起了婴儿嘹亮的哭声，她挣扎着抱起婴儿，感受到怀中小小婴儿的温暖与挣扎。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孩子，可惜她此时却还不能看见他的模样——因为被产子时的污血所秽，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法力，在黑暗的山洞中，没有任何光亮，她根本无法看清她的孩子，抬头看着洞外乌云压顶的黑暗夜空，暴雨中惊雷连连，也许其中就隐藏着将令她神魂俱散的天雷。但此刻，她忘记了恐惧，只希望在应劫的天雷劈下时能看见她的孩子一眼，只要一眼就好。

人妖殊途，妖产人子根本是逆天而行，是必然要遭到天谴的呀！

她在心里默默地祈求着，嘴里喃喃地重复着那些温柔的话语，既像是诚挚地哀求上苍的垂怜，又像是在爱抚正在哭喊的孩子。

惨白的闪电再次划破了黑暗，邝邝此时终于看清了孩子的容貌——这个满身血渍的婴儿在母亲眼里无疑是最可爱动人的图画，一股深深的怜惜与爱意从她的心底里升起，她又是欢喜又是悲哀地想道：“我可爱的孩子，天雷会将我们一同击毙吗？”

她不禁想起张子祀对她说过的话，如果她修炼了正宗的道门心法，那么产子时只会暂时地夺走她千年的修行，却不会为她招来天谴。千年的辛苦修炼，让她从一只小小的山中狸猫，在侥幸逃过五百年时的灾劫后，好不容易修成如今可以自由变幻、掌握莫大力量的妖。可是人间的情爱却教她甘心地把这一切都抛弃。而如今，她又看到了这个婴儿，不由想道：“我什么都不会后悔，千年的时光，比不上这一刻的欢

喜满足！”

她紧紧地抱着婴儿，享受地听着他嘹亮的哭声，感觉着从那小小身体上传来的温暖，不由忘记了疼痛，心中充满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，这样充实的感觉甚至是可以互许生死的张子祀都不曾给过她的，此时却在这小小的躯体上感受到了。

她蓦然想起了张子祀对她说过的话：“邝邠，我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一任的天师，我要向天下人证明，妖并非都是邪恶的，他们与人一样，也能像天师一样守护天下的福祸。如果我注定不能背弃责任，我便要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天师的尊崇，受世人的祭祀，只有我们的孩子，只有他，超载了人与妖两界的孩子方有这样的资格……哈哈，要是有一天，世人终于知道，守护他们的天师身上原来流着的竟是他们所憎恶的妖之血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荒唐可笑呢？邝邠，我们的孩子，才应该是下任的天师，我要以你们妖王的名义向你发誓，如果我不能令我们的孩子成为下任的天师，享受世人的尊崇祭祀，我愿意永远沉沦妖道，彻底地背弃所谓的正道。”

成为天师吗？她亲亲怀中的婴儿，让这个小小的孩子成为尊贵威严的天师？她不禁有些恍惚，让他从此可以远离妖的宿命——不是只能孤老林泉，便只能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原本的身份，避开在人世间会被驱逐蔑视的命运，逃过灾劫，学会真正的道家心法，说不定还可以成为真正的仙人，不死不灭，与天地同寿！不似自己这般成为被世人又恨又怕的妖，而是可以享受万世苍生祭祀的，位列仙班，有名位有祭祀的仙人，这难道不正是自己这样的妖们所梦寐以求的境遇吗？

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一想到要让这个婴儿离开自己的怀抱，她的心就碎了，她不禁迟疑了：“我的孩子，难道刚出生就不能享受到母亲对他的照顾与关爱？什么样的尊荣抵得上这样的牺牲？自己这样千辛万苦甘冒天谴生下他，难道不是因为他是真挚纯洁的爱的结晶？难道自己生下他就是为了要让他成为天师吗？难道他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只是未来的天师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背弃自己天生的身份，去抢夺另一个孩子应得的东西呢？”

她惶惑了，不由热切地盼望着张子祀能过来，看看她，也看看他们的孩子！他此时，是不是陪在另一个女子身边呢？她的心原本纯净如山林的泉水，不懂得什么叫做妒嫉，可自认识了张子祀之后，这种恶毒的感情就开始与她如影随形，随时都在扰乱她一贯平静无波的心境，她为此深深地厌恶着自己。此刻，她更感到一种心酸的妒



意，上天怎会是这样的安排？竟然让两个孩子在同一天出世，他们被注定了什么样的命运？那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，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？

又是一道白光划过天际，仿若流星，却未若流星般耀眼，她立刻知道这是有人在御剑而行，是子祀吗？闪电划过，白光降落在她身边，映出一个面目阴沉的女子的容颜，她的怀中抱着一个用锦缎裹着的婴儿，那孩子不哭不闹，似乎已经睡熟了。

酈邈突然间恐惧起来。

那个女子抬着长剑，剑身绽出耀眼的光亮，缓步走到酈邈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我是子祀的姑母绛玉。”

酈邈“呀”的一声轻呼，低声地唤道：“玉娘！”

绛玉厌恶地皱了皱眉，看着眼前这个脸色憔悴但依然有着无限清丽娇媚的狸妖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过是只狸猫，凭什么这样叫我？”

酈邈微微地笑了，千年了，最初的愤怒早已消逝，剩下的只是好笑与无奈，她想起曾经也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：人与妖？不都是属于三界中的有灵之物？人类何苦这样仇视妖呢？难道非一族类，就一定邪恶，就一定可诛？

“把孩子给我吧！”绛玉厌恶但斩钉截铁地说。这个妖女，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样轻佻的笑容，真不难想象她是用了什么样的手腕勾引了子祀！

酈邈迟疑着，竟不忍心将怀中的孩子递给她，“绛玉夫人……这样似乎并不好，那个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？灵……灵心夫人见过他吗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孩子才刚出世我就抱走了。”绛玉扫了一眼她怀中血渍斑斑的婴儿。看来，灵心的孩子似乎还是先出世的，她因此感到对陆灵心的歉疚以及对眼前这个妖女的厌恶与愤懑，同时也更厌恶自己竟然成为这样一桩恶行的帮凶，可是她却不得不这么做，为了不教天师教失去天师，成为全天下的笑柄，她只能来亲手执行这样一件疯狂与荒唐到极点的事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多谢你帮助我们……”酈邈是同情那个女子的，尤其当她也抱着自己亲生孩子的时候，她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另一个女子的痛苦——虽然她不会知道。

“我不用你讨好！”绛玉冷冷道：“子祀为了你，一直冷落灵心，现在更舍弃了亲生的孩儿不要，你真是了不得！”

酈邈忍不住道：“是你们逼着他娶……”

绛玉截断她的话，厉声道：“他与灵心，是道祖亲定的金瓶姻缘，谁可更改？子祀贵为天师，斩妖除魔，守护苍生本是他的使命，如今却为你而背弃！他甚至还对我苦苦哀求，要让这个孩子承继天师之职，否则他便要……唉，妖之子，却要享受……你把孩子给我，灵心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，那个可怜的母亲，她不会知道她以后爱护的其实是别人的孩子了……”

也许便是在这一刻，酆邈倏地立下决心，摇头轻声道：“我不能把自己的孩子给你。”

绛玉惊讶地挑起秀眉，酆邈低声但坚定地说：“我想要自己抚养我自己的孩子，想要自己照顾他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不要他被别人照顾，他要在他母亲身边！”

“让他以后也成为妖吗？”绛玉嘲讽地说。

“他身上流有人的血，也有妖的血，他应该自己选择为人或妖！”酆邈低声道，“他不应该同子祀一样没有选择，他须得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而不是被其他人类安排。”

“你要让他以后与他的父亲为敌吗？”

“我是妖，可是我并没有与子祀为敌。妖，并不像你想的那样邪恶。”

“人妖殊途！”

“我与子祀便没有殊途，我们还有了孩子，你瞧，你们都说人妖殊途，可我并没有受到天谴！我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！”

“子祀是不会同意的，他要这个孩子成为天师。”

“让你们道门正宗的孩子成为天师吧！我的孩子才不稀罕做什么天师，他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，我不能让他没有母亲的照顾，我也不想他像子祀一样不能选择自己的爱人，如果妖可以拥有这些自由，我就宁愿他成妖吧！”

“可是他身上还流着道门最高贵的血！”

“可是他却是从我这个妖的身体里生出来的，不是吗？请让他自由地选择吧！入道或者成妖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酆邈勉强支起身子看着那个婴儿，却注意到绛玉立刻警惕地退开，她微微地苦笑了，低声道：“让这个孩子留在他自己的母亲身边吧！我并不愿卑鄙地夺走他应得的东西。”

“子祀不会愿意的。”绛玉迟疑地道。

